



春天的闹钟

□ 李秀芹

蛰，藏也；指动物冬眠，藏起来不食不动。惊蛰是春天的闹钟，春雷滚滚，闹铃一响，蛰伏于地下的各种虫子就都被惊醒了。惊蛰时节，天气转暖，雨水渐多，万物生机盎然，我国大部分地区都开始了春耕。

在我们老家，惊蛰前春耕已经开始。惊蛰是春耕最后的一声响铃。农谚云：“到了惊蛰节，锄头不停歇。”到了惊蛰，“九九”已尽，“九尽桃花开，春耕不能歇”，村里最懒的人也得拍拍身上的瞌睡虫，扛着农具到田里干活，错过了春耕，就是错过了一季的收成。

惊蛰时节对农民来说是忙碌的日子。现在农村机械化程度提高，农民种地

也不似早年出骡马力了。现在有无人驾驶的全自动履带式遥控耕地机，农民也可以坐在地头边喝茶边耕地。

孩子姑姑家有二亩地，虽然她家没有无人驾驶的遥控耕地机，但村里有人有，按小时收费，春耕时可以花钱雇耕地机耕地。这款旋耕机不仅能耕地，还能除草、开沟、喷药、施肥，农田里的活儿，交给它，都给办得妥妥的。

这样，孩子姑姑就有了富足的时间，和我约好去哪里看桃花、到哪里观杏花、上哪里赏蔷薇，惊蛰时节这三种代表性的花一样也不能错过。

“桃花坞里桃花庵，桃花庵里桃花仙。桃花仙人

种桃树，又折花枝当酒钱。”“春日游，杏花吹满头。”“朵朵精神叶叶柔，雨晴香拂醉人头。”桃花、杏花和蔷薇也从古诗词里走进生活，农民的惬意与自在在惊蛰时节被唤醒。

踏青必须配美食，惊蛰时节要吃梨。有一种说法是，早年山西晋商通常会在每年的惊蛰时节走西口，在出发前吃一个梨，寓意“离家创业，光宗耀祖”，现在从养生的角度看，惊蛰气候干燥，吃梨可以润肺去燥，令五脏和平。

山东的一些地区，老百姓会在惊蛰这一天在庭院中生起火炉烙煎饼，寓意火炉产生的烟气把害虫们全都消灭掉。

过去，山东人离不了煎

饼，惊蛰这天吃煎饼自然不必刻意为之，但吃梨却是一件奢侈的事儿，寻常人家谁买得起呀。

现在生活条件越来越好，农民也过上了富裕的日子，物流便捷，全国各地的美食都可以一网打尽。惊蛰时节出去踏青，带几样各地小吃，到野外开冷餐会，品尝各地“春天”的味道，也是一件惬意的事儿。

惊蛰是春天的闹钟，它喊醒了春雷，喊醒了蛰伏了一冬的虫子，喊醒了山谷田地万物复苏。这个时节，人也应该唤醒沉睡的内心，去赏花、踏青、访友，赴一场春天的浪漫约会，把蛰伏在身体里的负面情绪全都倾泻干净，把美好和幸福装进行囊，开启心灵的春耕。

草原庭院

□ 安宁

夏天的草原上，家家户户阔大的庭院里，都有一群鸡撒了欢地跑来跑去。它们吃得欢实，跑起来也虎虎生风。弟媳凤霞常常捉来将它们做了美食。

院子里的草都长疯了。我迷恋隐在高的草丛里的感觉，好像自己变身成一只野性的狐狸，柔软清凉的草尖轻轻抚过我的肌肤，发出窸窣窸窣的声响。我仰头看着天空，感觉自己正化作成千上万的野草中的一株，化作自然的一部分，与天空、大地、云朵、风和草原融为一体。

在这样的庭院里，暮年的牧羊犬朗塔孤独，跟草丛一样深。只要有人在庭院里走动，它就会悄无声息地过去，寸步不离地跟着，仿佛它是一个刚刚出生的婴儿，每一个家人都是它存活于世的依赖。

“朗塔啊，去睡一会儿不行吗？老是跟着人走来走去，你不累啊？”阿妈总是这样自言自语地劝慰朗塔。

可是朗塔并不听。它温顺柔和的眼睛里，始终散发着对家人百分之百的依赖和信任。似乎这个庭院，是它

生命的全部。即便我已许久没有来过，它依然记得我的气息，在我刚刚踏进庭院的那一刻，就欢快地跑上来迎接我，好像我只是出了一趟远门。

就在今天午后，阿妈才发现朗塔前面的左腿上，被大黄狗咬出一道长长的伤口，伤口周围的毛发脱落了大半，露出鲜红色的肉。但朗塔没有发出一丝的呻吟，以致于所有人都忽略了它的伤痛。它只是卧在门口的阴凉里，用舌头不停地舔舐着伤口，以此减轻它永远都无法向我们言说的疼痛。

“朗塔真可怜啊！”在院子里走来走去的阿妈，不停地絮叨着这句话。似乎这样，她就能帮朗塔尽快地好起来。

阿爸也很可怜。小脑萎缩的他，已经快要走不动了，即便拄着拐杖，也只能虫子一样向前蠕动。可他还是尽可能地劳动，去菜地里锄草。朗塔总是过去陪伴着他，一言不发地卧在草丛里，听阿爸一边干活，一边跟他絮叨。除了不会说话，我看不出朗塔跟人有什么区别，家里每个人说的话、发出的指令，它都能准确地接收到，并给出

回应。

“朗塔，进来！”阿妈这样唤它，于是在大道上闲走的它，便会快步跑几步，从阿妈敞开的铁门缝隙里钻进去。

“朗塔，别过来！”阿爸这样冲它说。于是它便乖乖地停住脚步，忧伤地注视着远方。

“朗塔，出去！”我一边打扫卫生，一边对钻进房间的它喊。于是它便扭头走出房间，停在门口，温顺地卧在地上。

据说十岁的狗，相当于六七十岁的老人。这样说来，朗塔已是暮年。可它依然像年轻时一样尽忠职守，甚至我睡前出门看一眼天上的繁星，它也会立刻警觉地起身，寸步不离地跟着我。

正午，阿妈搬一个马扎，坐在门口的柳树下抬头看天。孩子们在城南城北地聊天。朗塔呢，就卧在树下的阴凉里眯眼小憩。

天空满是轻盈漂亮的云朵，有的像一座山峰，有的像一条游龙，有的像一匹骏马，有的像一只鹰隼。于是那里便仿佛另外一个人间，无数自由的生命在其中飞翔。它们空灵饱满，风一

样在天地间游荡。一切都是轻的，柔软的，寂静的。阳光遍洒草尖，微风吹过，大地便闪烁着动荡迷人的光泽。两个孩子沉浸在她们自己的世界里。鸟儿啁啾鸣叫，草茎在空中起舞，牛偶尔发出哞哞的叫声。此外，世界便似乎只剩了我们这一个庭院，它远离尘世，犹如一粒琥珀，在草原的正午，散发幽静之光。

“如果在这里待一辈子多好！”我对坐在马扎上的阿妈感叹。

“是啊，你老了来吧，每天都跟神仙一样，真舒服啊！”阿妈也这样感叹。

我对凤霞说，永远不要跟风，把自家房子卖掉，这将是一笔宝贵的财富。那些用十万二十万就将庭院整个卖掉的人，他们搬走住进了楼房，靠打工为生，总有一天会后悔的。

“是啊，我不喜欢楼房，我还是喜欢有院子的家。我们的院子大，还靠着河，以后女儿读书走出去了，我们老了，还是在这里住。”凤霞注视着窗外拖拉机上小片跳跃的阳光，无比神往地憧憬着未来。

父亲的“种粮经”

□ 赵自力

父亲已过花甲之年，种了一辈子庄稼，到了安享晚年的时候，但他闲不下来，他说种庄稼也上瘾呢。

每年春天，父亲总要把自己忙成一只蜜蜂，一刻也不愿意歇息。光是那小麦和油菜，就够父亲忙活好一阵的了。父亲常说：“人勤地不懒，庄稼要靠管。”辛苦种下的庄稼，不问不管的，注定就没有好收成。于是，立春一过，一车车的农家肥，被我们撒在麦田和油菜地里。“庄稼一枝花，全靠肥当家。”父亲总喜欢念叨这句话。他从来不施用化肥，说长期施化肥，土壤容易板结，不利于庄稼的生长。老家的草木灰、鸡粪、烂菜叶等，都可以作为农家肥。

雨水节气一过，小麦拔节，油菜疯长，这是父亲最高兴的时候。他常常扛把锄头，去给庄稼松土。父亲说：“春天多锄一遍，秋天多打一面。”土一松动，麦苗就着肥力长得壮，自然就多了一份收成了。我们也常常和父亲一起锄地，一边劳动，一边听他的“种粮经”。

春风里，我们把地锄了一遍又一遍。小麦长高了许多，油菜也开始开花。看着庄稼长势喜人，最欣慰的就是父亲。庄稼都长半人高了，父亲依然对锄地乐此不疲，他说：“惊蛰不锄地，好比蒸馍走了气。”越锄庄稼长得越好。

“到了芒种前后，小麦和油菜就差不多成熟了。”父亲盯着麦田，跟我们说起他的算计来，“到那时，再种上花生，一举两得，不误农时呢。”我们还有点疑惑不解，父亲看出来，解释着说，在小麦、油菜成熟前，就把花生种下去，割完小麦，花生正好发芽，这样就像接力一样，田地没有浪费。听完父亲的解释，我们才算明白了。“您种庄稼，也像我们干工作一样，打了提前量啊。”我打趣地说。“那是当然，什么时令种什么，我都记在脑子里呢，误了农时无论种什么都白搭。”父亲笑着说，一脸的自豪。

到了夏天，庄稼丰收后，父亲总要送来新面，我们一起享受着劳动的成果，那是父亲最高光的时刻。

这几年，村里劳力不多，父亲就流转了田地，买了机械管管收，还请了几个乡亲帮忙打理。由于深谙种庄稼之道，加上父亲勤劳肯干，收成也是一年比一年好。

闲下来时，父亲最喜欢给我们讲他的种粮心得，我们也是百听不厌，受益匪浅。我们知道，父亲的“种粮经”里，藏着一颗丢不掉的“粮心”。

征稿启事

“齐迹”副刊为宣传推广齐文化而生。因为齐文化的兼容并包特性，她也接纳广义上的齐文化稿件，比如涉及聊斋文化、鲁商文化、黄河文化等与本土文化相关的内容。

投稿请发邮箱：lzc b f k @ 126.com。来稿请注明建设银行开户行、开户名、账号、联系电话、通讯地址、邮政编码。请勿登门投稿，谢绝一稿多投。